

灵海潮汐

卢隐著



I 246.7
11

3

灵海潮汐

卢隐 著

· (京)新登字 104 号

开明文库(第三辑)

灵海潮汐

卢 隐 著

*

开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海淀区车道沟 8 号)

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5.125 字数 106 千字

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00,001-10,000

ISBN 7-80133-095-1/I·82 定价:6.00 元

目 次

父 亲.....	1
幽 弦.....	33
胜利以后.....	41
秦教授的失败.....	56
危 机.....	66
寄天涯一孤鸿.....	74
灵海潮汐致梅姊.....	85
寂 寞.....	97
蓝田的忏悔录.....	107
何处是归程.....	122
雨 夜.....	130
云萝姑娘.....	149

父 亲

这几天正是秋雨连绵的时候，虽然院子里的绿苔，蓦然增了不少秀韵，但我们隔着窗子向外看时，只觉那深愁凝结的天容，低得仿佛将压住我们的眉梢了。逸哥两手交叉胸前，闭目坐在靠窗子的皮椅上。他的朋友绍雅手里拿着一本小说，默然的看着。四境都十分沉寂，只间杂一两声风吹翠竹，飒飒的发响。我虽然是站在窗前，看那夹着无限神秘的雨点，滋润那干枯的人间，和人间的一切，便是我所最爱的红玫瑰——已经憔悴的叶儿，这时也似含着绿色，向我嫣然展笑；但是我的禁不起挑拨的心，已被无言的悲哀的四境，牵起无限的怅惘。

逸哥忽然睁开似睡非睡的倦眼，用含糊的声调说道：“我们作什么消遣呵？……”绍雅这时放下手里的小说，伸了伸懒腰，带着滑稽的声调道：“谁都不许睡觉，好好的天，都让你睡昏暗了！”说着拿一根纸做的捻子，往逸哥的鼻孔里戳。逸哥触痒打了两个喷嚏，我们由不得大笑。这时我

们觉得热闹些，精神也就振作不少。

绍雅把棋盘搬了出来，打算下一盘围棋，逸哥反对说：不好！不好！下棋太静了，而且两个人下须有一个人闲着，那末我又要睡着了！”绍雅听了沉思道：“那末怎么办呢？……对了！你们愿意听故事，我把这本小说念给你们听，很有意思的。”我们都赞同他的提议，于是都聚拢在一张小圆桌的四周椅上坐下。桌上那壶喷芬吐雾的玫瑰茶，已预备好了。我用一支白玉般的磁杯，倾了一杯，放在绍雅的面前。他端起喝了，于是我们谁都不说话，只凝神听他念。他把书打开，用洪亮而带滑稽的声调念了。

九月十五日

真的！她是一个很有才情的女子，虽然她到我们家已经十年了，但我今天才真认识她——认识她的魂灵的园地——我今年二十五岁了。我曾三次想作日记，但我总觉得我的生活太单调，没什么可记的；但今天我到底用我那浅红色的小本子，开始记我的日记了。我的许多朋友，他们记日记总要等到每年的元旦，以为那是万事开始的时候。这在他们觉得是很有意义的，而我却等不得，况且今天是我新发现她的一切的纪元！

但是我将怎样写呢？今天的天气算是清明极了，细微的尘沙，不曾从窗户上玻璃缝里吹进来，也不曾听见院子里的梧桐喳喳私语。门窗上葡萄叶的影子，只静静的卧在

那里，仿佛玻璃上固有的花纹般，开残的桂花，那黄花瓣，依旧半连半断，满缀枝上。真是好天气呵！

呵！我还忘了，最好看是廊前那个翠羽的鹦鹉，映着玫瑰儿的朝旭，放出灿烂的光来。天空是蔚蓝得像透明的蓝宝石般，只近太阳的左右，微微泛些淡红色色彩。

我披着一件日本式的薄绒睡衣，拖着拖鞋，头上的短发，覆着眼眉，有时竟遮住我的视线了。但我很懒，不愿意用梳子梳上去，只借重我的手指，把他往上掠一掠。这时我正看太戈尔《破舟》的小说，“哈美利林在屋左的平台上，晒她金丝般的柔发。……”我的额发又垂下来了，我将手向上一掠，额头不由得也向上一抬。呵！真美呵！她正对着镜子梳妆了。她今年只有二十七八岁，但她披散着又长又黑的头发时，那时媚妙的态度，真只像十七八岁的人——这或者有人要讥笑我主观的色彩太重，但我的良心决不责备我，对我自己太不愿实呢！

“我是个世界上最有野心的男子，”在平时我绝不承认这句话，但这一瞬间，我的心实在收不回来了。我手上的书，除非好管闲事的风姨替我掀开一页，或者两页，我是永远不想掀的；但我这时实在忙极了，我两只眼，只够看她图画般的面庞，——这我比得太拙了，她的面庞，绝不像图画上那种呆板，她的两颊像早晨的淡霞，她的双睛像七巧星里最亮的那两颗，她的两道眉，有人说像天上的眉月，有的说像窗前的柳叶，这个我都不加品评，总之很细很弯，而且——咳！我拙极了，不要形容吧！只要你们肯闭住眼，

想你们最爱的人的眉，是怎样使你看了舒服，你就那么比拟她好了，因为我看着是极舒服，这么一来，谁都可以满意了。

我写了半天，她到底是谁呢？咳！我仿佛有些忸怩了。按理说，我不应当爱她，但这个理是谁定下的？为什么上帝给我这副眼睛，偏看上她呢？其实她是父亲的妻，不就是我的母亲吗？你儿子爱母亲也是很正当的事呵！哼！若果有人这样批评我，我无论如何，不能感激说他是对我有好意，甚至于说他不了解我，我的母亲——生我的母亲——早已回到她的天国去了。我爱她的那一缕热情，早已被她带走了。我怎么能当她是我的母亲呢？她不过比我大两岁，怎么能作我的母亲呢？这真是笑话！

可笑那老头子，已经四十多岁了，头上除了白银丝的头毛外，或者还能找出三根五根纯黑的头毛吧！但是半黄半白的却还不少。可是他不像别的男人，他从不留胡须的，这或者可以使他变年轻许多，但那额上和眼角堆满的皱纹，除非用淡黄色的粉，把那皱纹深沟填满以外，是无法可以遮盖的呵！其实他已经作了人的父亲，再过了一两年，或者将要作祖父了。这种样子，本来是很正当的，只是他站在她的旁边，作她丈夫，那真不免要惹起人们的误会了，或者人们要认错他是她的父亲呢？

真煞风景，他居然搂着她细而柔的腰，接吻了。我真替她可惜。不只如此，我真感到不可忍的悲抑，也许是愤怒吧，不然我的心为什么如狂浪般澎湃起来呢。真奇怪，

我的两颊真像被火焚烧般发起热来了。

我真不愿意再往下看了。我收起我的书来，我决定回到我的书房去，但当我站起身来的时候，仿佛觉得她对我望了一眼，并且眼角立刻涌出两点珍珠般的眼泪来。

奇怪，我也由不得心酸了。别人或者觉得我太女人气，看人家落泪，便不能禁止自己，但我问心，我从来不轻易落没有意思的眼泪。谁知道她的身世，谁能不为她痛哭呢？

这老头子最喜欢说大话。为诚——他是我异母的兄弟——那孩子也太狡猾了，在父亲面前他是百依百顺的，从来不曾回过一句嘴。父亲常夸他比我听话得多。这也不怪父亲的傻，因为人类本喜欢受人奉承呵！

昨天父亲告诉我们，他和田总长很要好，约他一同吃饭。这些话，我们早已听惯了；有也罢，没有也罢，我向来是听过去就完了，为诚他偏喜欢抓他的短处，当父亲才一回头，他就对我们作怪脸，表示不相信的意思。后来父亲出去了，他把屋门关上，悄悄地对我们说：“父亲说的全是瞎话，专拿来骗人的，直像一只纸老虎，戳破了，便什么都完了。”

平心而论，为诚那孩子，固然不应当背后说人坏话，但父亲所作的事，也有许多值得被议论的。

不用说别的，只是对于她——我现在的庶母——的手段，也太厉害了。人家本是好人家的孩子，父母只生这一个孩子。父亲骗人家家里没有妻，愿意赘入她家。

老实说，我父亲相貌本不坏，前十年时他实在看不出是三十二岁的人，只像二十六七岁的少年。她那时也有十七八岁。自然啰，父亲告诉人家只二十五岁，并且又假装很有才干和身分的样子。一个商人懂得什么，他只希望女儿嫁一个有才有貌，而且是作官人家的子弟，便完了他们的心愿。

那时候我们都在我们的老家住着，——我们的老家在贵州。那时我已经十四五岁了，只跟我继母和弟弟祖父住在老家。那时家里的日子很艰难，祖父又老了，只靠着几亩田地过日子。我父亲便独自到北京保定一带地方找些事作。

这个机会真巧极了，庶母——咳！我真不愿称她为庶母，我到现在还不曾叫过她一次——虽然我到这里不过一个月，日子是很短的，自然没有机会和她多说话，便是说话也不见得就要很明显的称呼，我只是用一种极巧妙哼哈的语赘，掩饰过去了。

所以在这本日记里，我只称她吧！免得我的心痛。她的父亲由一个朋友的介绍，认识了我的父亲，不久便赏识了我的父亲，把唯一的娇女嫁给他了。

真是幸运轮到人们的时候，真有不可思议的机会和巧遇。我父亲自从娶了她，不但得了一个极美妙的妻，同时还得到十几万的财产，什么房子咧，田地咧，牛马咧，仆婢咧。我父亲这时极乐的住在那里，竟七八年不曾回贵州来。不久她的父母全都离开了人间，我父亲更见得所了。钱太

多了，他种种的欲望，也十分发达，渐渐吸起鸦片烟来——现在这种苍老，多一半还是因吸鸦片烟呢，不然，四十二岁的人，何至于老得这么利害？

说起鸦片烟我这两天也闻惯了。记得我初到这里的那一天，坐在堂屋里，闻嗅到这烟味，立刻觉得房子转动，好像醉于醇醪般，昏昏沉沉竟坐立不住，过了许多时候，烟气才退了。这吗啡真利害呵！

我今天写得太多了，手有些发酸，但是我的思绪仍和连环套似的，扯了一个又一个。夜已经很深，我看见窗幔上射出她的影子，仿佛已在预备安眠了，我也只得放下笔明天再写了。

九月十九日

我又三四天不曾作日记了。我只为她发愁，病了这三四天，听阿妈说眼泪直流了三四天。我不禁起了猜想，她也许并不曾病，不过要痛快流她深蓄的伤心泪，故意不起来，但是她到底为什么伤心呢？父亲欺骗她的事情，被她知道吗？可是我那继母仍旧还住在贵州，谁把这秘密告诉她呢？

我继母那老太婆，实在讨厌。其实我早知道她不是我的生母，这话是我姑母告诉我的。并且她的出身很微贱呢！姑母说我父亲十六七岁的时候，就不成器，专喜欢作不正当的事情，什么嫖呵！赌呵！我祖父因为只生这个儿子，

所以不舍得教管，不过想早早替他讨个女人，或者可以免了一切的弊病。所以他十七岁就和我的生母结婚，这时他好嫖的性情，还不曾改。我生母时常劝戒他，他因此很憎恶我的生母，时时吵闹。我生母本是很有志气的女孩子，自己嫁了这种没有真情又不成器的丈夫，便觉得一生的希望都完了，不免暗自伤心。不久就生了我，因产后又着了些气恼，从此就得了肺癆，不到三年工夫就长眠了。——唉！女人们因为不能自立，要倚赖丈夫；丈夫又不成器，因此抑郁而死，已经很可怜了；何况我的生母，又是极富于热烈情感的女子，她指望丈夫把心交给她，更指望得美满的家庭乐趣！我父亲一味好嫖，怎能不逼她走那人间的绝路呢！

我母亲死的时候，我还不到三岁呢！才过了我母亲的百日，我父亲就和那暗娼，名叫红玉的结了婚。听我姑母说，那红玉在当时是很有名的美人，但我现在觉得她，只是一个最丑恶的贱女人罢了。她始终强认她是我的生母，诚然，若拿她的年纪论，自然有资格作我的生母；但我当没人在跟前的时候，总悄悄拿着镜子，照了又照，我细心察看我到底有一点像那老太婆没有？镜子——总使我失望，我的鼻子直而高，鼻孔较大，而老太婆的鼻子很扁，鼻孔且又很小。我的眼角两梢微向上，而她却两梢下垂。我的嘴唇很厚，而她却薄得像铁片般。简直没有丝毫像的地方。

下午我进去问她的病。她两双秀媚的眼睛，果然带涩，

眼皮红肿，当时我真觉得难过，我几乎对着她流下泪来。她见了我叫了一声元哥儿坐吧！我觉得真不舒服，这个名字只是那老太婆和老头叫的，为什么她也这样叫我，莫非她也当我作儿子吗？我没有母亲，固然很希望有人待我和母亲一样，但是她无论如何不能作我的母亲，她只是我心中的爱人……可是我不敢使我这思想逼真了，因为或者要被她觉察，竟怒我不应当起这种念头。但是无效，我明知她是父亲的，可是父亲真不配，他的鸦片烟气和衰惫的面貌，正仿佛一堆稻草，在那上面插一朵娇鲜的玫瑰花，怎么衬呢？

午后父亲回来了，吩咐仆人打扫东院的房子。那所房子本来空着，有许多日子没人住了。院子里的野草，长得密密层层间杂着一两朵紫色的野花，另有一种新的趣味。我站在门口看阿妈拿着镰刀，刷刷割了一阵，那草儿都东倒西歪的倒下来了。我看着他们收拾，由不得怀疑，这房子，究竟预备给谁住呢？是了，大约是父亲的朋友来了吧！我正自猜想着，已听见父亲隔着窗户喊我呢。因此离了这里，忙忙到我父亲面前，只见父亲皱着眉头，气色很可怕，对我看了两眼说：“明天贵州有人来，你到车站接去罢！”我由不得问道：“是继母来了吧！”“不是她还有谁！……出去吧！我要休息了。”

怪不得我父亲这两天的气色，这么难看，原来为了这件事情。他自找的苦恼，谁能替得，只可怜她罢了！那个老太婆人又尖酸刻薄，样子又丑陋，她怎能和她相处得下。

为了这件事，我整个下午不曾作事，只是预想将来的结果。

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她已起来了。我和她一同吃饭，但她只吃两口稀饭，便放下筷子，长叹了一声，走回屋里去了。我父亲这时也觉得很不安似的。我呢，又替她可怜！又替父亲为难，也不曾吃舒服，胡乱吞了一碗，就放下筷子，回到自己的房里，心里觉得乱得很；最奇怪的，心潮里竟起了两个不同的激流交激着，一方面我只期望贵州的继母不要来，使她依旧恢复从前的活泼和恬静的生活；但一方面我又希望她们来，似乎在这决裂里，我可以得到万一的希望——可是我也有点害怕，我自己是越陷越深；她呢！仿佛并不觉得似的。如果这局面始终不变，真危险，但我情愿埋在玫瑰的荒冢里，不愿如走肉行尸般的活着。

我一夜几乎不曾合眼，当月光照在我墙上一张油画上，——一株老松树，蟠曲着直伸到小溪的中间，仿佛架着半截桥似的，溪水碧清，照见那横杈上一双青年的恋人，互相偎倚的双影，——这时我更禁不住我的幻想了。幻想如奔马般，放开四蹄，向前飞驰——绝不回顾的飞驰呵！她也和哈美利林般，散开细柔的青丝发，这细发长极了，一直拖到白玉砌成的地上，仿佛飘带似的，随着微风，一根一根如雪般的飘起。我只藏在合欢树的背后，悄悄领略她的美，这是多么可以渴望的事！

九月二十日

天才朦胧我仿佛听见父亲说话的声音，但听不真切，不知道他究竟和谁说话。不禁我又想到她了；一定在他们两人之间，又起了什么变故，不然我父亲向例不到十二点他是不起来的，晚上非两三点他是不睡的，听说凡吸大烟的人都是如此。——一定的，准是她责备父亲欺骗她没有妻子，现在又来了一个继母，她怎么不恼呵！但她总是失败的，妇女们往往因被男子玩弄，而受屈终身的，差不多全世界都是呢！

午饭的时候，阿妈来报告那边房子都收拾好了。父亲便对我说，火车两点左右可到，你吃完饭就带看门的老张到车站去吧！到那里你继母若问我为什么不来，你就说我有些不舒服好了，别的不用多说罢！”我应着就出来了。

当我回到自己屋里，忽见对面屋里，她正对着窗子凝立呢！呵！我真不知道怎样才好，我不看她那无告凄楚的表示罢！但是不能，我在窗前站了不知多少时候，直到老张进来叫我走，我才急急从架上拿下脸布，胡乱把嘴擦了擦，拿了帽子，匆匆走了。

我这几天心里，一切都换了样。我从前在贵州的时候，虽听说父亲又娶了一个庶母，但我绝不在意，并不曾在脑子里放过她一分钟。自从上月到了这里，我头一次见她心里就受了奇异的变动；到现在差不多叫她把我的心田全占

了。呵！她的魔力真大——唉！罪过！……我或者不应当这么说，这全不是她的错处，只怪我自己被自然支配罢了。

到车站的时候，还差半点钟，车才能到。我同老张买了月台票，叫老张先进去等，我只在候车室里，独自坐着。我的态度很安闲，但思想可忙极了，不知道她现在怎样了。我和她谈话的机会很少；我来了一个半月，只和她对谈过三次；其余都只在吃饭的时候，谈过一两句不相干的话。我们本是家人，而且又是长辈对于晚辈，本来没有嫌疑这一层；不过她向来不大喜欢说话，而且我们又是第一次见面，她自己觉得，又站在母亲的地位，觉得说话很难，所以我纵然顶喜欢和她谈，也是没有用处呢！……

火车头鸣！鸣！的汽笛声，打断我的思路，知道火车已经到了，因急急来到站台里面。这时火车已经停了，许多旅客，都露着到了的喜色，匆匆由车上下来。找了半天，才在二等车上，找到我继母，和我的兄弟。把行李都交代老张，我们一直出了车站，马车已预备好了，我们跳上车后，继母果然问我父亲为什么不来。我就把父亲所交代的话答复了，继母似乎很不高兴，歇了半晌，忽听她冷笑道：“什么有病呵！必定让谁绊住呢！”

女人们的心里，有时候真深屈得可怕。我听了这话。只低着头，默然不语，但是我免不得又为她发愁了，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呢？

车子到家的时候，我父亲已叫阿妈迎了出来，自己随

后也跟着出来，但是她呢！……我真是放心不下，忙忙走进来，只见她呆坐在窗下的椅子上，两目凝视自己的衣襟。我正在奇怪，忽见她衣襟上，有一件亮晶晶的东西一闪，咳！我真傻呵！她哪里是注视衣襟，她正在那里落泪呢？

父亲已将继母领到东院去了。过了许久父亲走过来，不知道对她说些什么，只见她站了起来。仿佛我父亲求她什么似的，直对她作揖，大概是叫她去见我继母，她走到里间屋里去了。过了一刻又同我父亲出来，直向东院去。我好奇的心，催促我立刻跟过去，但我走到院子不敢进去，因为只听我继母说：“你这不长进的东西，我并不曾对不住你，你一去就是十年，叫我们在家里苦等，你却在外头，什么小老婆娶着开心。你父亲死了叫你回去，你都不回去。呸！像你们这些没心肝的人……”继母说到这里竟放声大哭。我父亲在屋里跺脚。我正想进去劝一劝，忽见门帘一动，她已哭得和泪人般，幽怨不胜的走了出来。我这时由不得跟她到这边来。她到了屋里，也放声呜咽起来，这时我只得叫她庶母了。我说：“庶母！你不要自己想不开，悲苦只是糟蹋自己的身体。庶母是明白人，何苦和她一般见识呢！”只听她凄切的叹道：“我只怨自己命苦，不幸作了女子！受人欺弄到如此田地——你父亲作事，太没有良心了，他不该葬送我……”咳！我禁不住热泪滚滚流下来了，我正想用一两句恳切的话安慰她，父亲忽然走进来了。他见我在这里，立刻露出极难看的面孔，怒狠狠对我说：“谁叫你